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九

江都陳逢衡學

帝太康　帝仲康

帝太康

史記夏本紀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

元年癸未

前編癸巳太康元年

帝即位居斟鄩

鄭環曰漢書薛瓚註斟鄩在河南汲郡古文太康居

斟鄩漢志北海平壽縣臣瓚引汲郡古文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時斟鄩又自河南遷北海也案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郊郊尋潰杜註河南鞏縣有地名鄩中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此太康之所居也北海之斟鄩乃相因浞所逐而遷於此係末年事浞旣滅斟灌故遷北海而仍被以斟灌之名因與澆大戰于濰也瓚註未明晰

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志疑案五子非五觀亦非太康昆弟也以五子爲太康昆弟者始于人表僞孔傳襲之而改之云太康五弟欲與厥弟五人一語相合孔疏復申之曰五人自有長幼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五弟而不知書序與史記並作昆弟也如以爲太康之昆弟乎則當連太康在內不得言五人如以爲太康之弟乎則仲康又在內矣何以篇名不曰五弟之歌而題曰五子錢唐馮氏景解舂集辨之曰子者有親之稱五子者太康之子離騷啟九辨與九歌[illegible]

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謂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居于閭巷亦非五子明是太康子故曰圖後後果太康之弟仲康輩五子用失家巷確然可證此辨精覈一掃疑障余深體之至潛夫論五德志謂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疑作須洛汭是爲五觀尤屬妄談或問書有御母以從之語安知子者非對母言之與曰否此晚出僞古文不足信也無論太康出畋不合其母亦從子盤遊而太康在位時固已無復母存閻氏疏證卷七答焉山公語

辨之明矣

孫之騄曰太康失邦兮翔河上衆散亡歸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去國之遠張敖地里志濟南平壽縣其地卽古斟鄩國杜預曰斟亭在平壽縣東南通雅云羣之鄩非斟鄩也元凱曰北海平壽縣有鄩亭今在青州濰縣卽斟鄩也嘗按古輿圖志考曰地志青州壽光縣古斟灌城北海縣斟鄩城太康營陽夏相徙商邱相近而依之非居也

毓蓤案夏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乃盤遊無

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傳曰洛水之南蔡傳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

四年陟

統箋案寰宇記曰拱州太康縣城太康所築故以名一統志太康縣在開封府東南二百一十里本夏太康所築城時太康爲羿所距不得返國故陟于此

衡案路史云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時代歷謂在位十二年世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

外紀從之前編亦云二十九歲王崩今據紀年云四
年陟則路史及諸說之妄可知前編畋于洛表係之
太康十有九年亦非又案羅苹曰放逐之後世莫知
其死考屈子天問有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冬祭曰蒸此似羿于冬祭獻鳩肉而加害也他書無
明文惟天問載此二語

帝仲康

史記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是爲帝仲康

前編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金履祥

曰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距太康于河不得復返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鄩酈道元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邱大抵皆兗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爲羿所距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

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
滅相而夏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元年己丑
鄭環曰丁亥戊子亦二朞卽位本于太康且多難之
秋不可以爲仲康罪
衡案前編壬戌仲康元年肇位四海命允侯掌六師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允侯承王命征羲和也以掌
六師與辰弗集房統係之元年羅苹曰肇位四海乃
命侯掌師之歲非辰弗集房之歲据此則掌六師當

係之元年而征羲和當分係之五年金氏以爲一年事葢誤讀允征而致不知允征乃史臣追敘總敘之詞後人當細爲分析也

帝即位居斟鄩

金履祥曰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旣立使允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銘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允侯爲羿黨也若是則允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

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允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允侯征羲和羲和退棄厥司旅拒厥邑益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

衡案蘇氏以允征之羲和爲貳于羿忠于夏斷不可從若漢孔氏謂羿立仲康居斟鄩則未爲無據也觀五子之歌因民弗忍一語則羿葢權詐之徒外示虛

名中懷不測者故于太康之陟卽迎立仲康猶後世懿操之行掩飾耳目其實兵權猶在羿也然則仲康何以得征羲和葢仲康實英敏之君據詞伐罪名正言順故羿亦不得而庇之也藉使兵權盡歸于上仲康何難移允征之師翦除元凶耶惟其勢不可滅而先卽其黨惡者漸次剿絕葢將以孤其羽而制其命也惜乎年祚不永使羿得以肆志迨至旣陟之後而相始出居出居者由斟鄩而出別居于他處若使仲康卽位居陽夏則已在外矣相又何必出居乎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衡案胤國

名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征之鄭元謂是臣名

誤書顧命有胤之舞衣則胤為國名無疑孫之騄曰

胤國今利

之胤山

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

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
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
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一人
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
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有衆懋戒哉
史記夏本紀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
作允征

陳師凱曰觀允征中有渠魁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翦其羽黨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

統箋案唐志日度議曰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後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次之舍也集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

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謬何獨致疑于房星哉新歷仲康五年己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虞𠠱以爲仲康元年非也今據竹書日食在仲康五年與大衍正同

衡案吳仁傑曰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又

云黎之後有斟姓則知堯所命羲和即重黎之後而斟灌斟鄩即嗣所征羲和也書言羲和湎淫左傳言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書舉其官而傳舉其姓耳羲與和本二人其一爲斟灌其一爲斟鄩表旣以羲和爲一又别列斟灌斟鄩是有二誤以上吳說見兩漢刊誤余謂此論甚錯蓋羲和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是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吳氏旣誤分爲二人而又誤以斟灌斟鄩當之不知羲和乃重黎之後而斟灌斟鄩乃夏同姓諸侯也允征

羲和是翦羿之黨堯殺鬬讙以伐鬬鄰是弑相之讎焉得合而一之乎鄭瑗曰堯以羲和六子爲六卿舜初不復見經葢其後幷爲一職而屬於天官封爲諸侯因號其國爲羲和也此說亦通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史書佔僤學者多諱五霸而不得其說於桓文之外於是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書文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

世之惑滋甚蓋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

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

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爲西伯是其霸霸以功也

諸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强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

共工之霸九州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擾竊

仁義卒以削亡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咸以甲兵土

地相陵于是乎孟軻氏出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

云者祇以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霸迥

不侔矣考竹書所紀其始之霸也要皆得之于功而

末之亡皆失之于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
伯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於有蘇帝癸元年昆
吾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
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
於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
昊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邳人侁人叛河
亶甲元年彭伯克邳五年侁人入於班方彭伯韋伯
伐班方侁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即位自相遷於耿命
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

韋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合
前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
其興滅之大都槩以見矣夫昆吾之霸霸於仲康之
代而亡於桀豕韋大彭之霸霸於亶甲祖乙之代而
亡於武丁夫昆吾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於
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昆吾
氏之克於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譚五霸
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之
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尚力而厭

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於始則類迹三氏於末弗類
也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三墳補逸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昆吾始見此其後滅於湯
而至周復爲楚沈約云已姓樊名當仲康時后羿擅
國昆吾必有王室之勳故錫之爲伯是時允侯統六
師而后相被弒亦不聞昆吾之戮力也
孫之騄曰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第二子
已姓爲夏伯周禮九命作伯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
伯風俗通義曰夏后太康娛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

僭差于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
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室廢而
霸業興者也春秋文耀鉤曰夏后制德昆吾列神
統箋案鄭語史伯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曰昆吾祝
融之後陸終第二子名樊爲巳姓封于昆吾昆吾衛
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墨子曰昔夏后開使飛
廉採金于山以鑄鼎于昆吾是昆吾初爲侯國至是
錫以九命爲伯也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
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括地志昆吾故城

在濮陽縣西三十里

七年陟

衡案年代歷二十六年路史十有八載外紀前編十
有三歲俱與紀年不合

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原註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衡案相依斟灌在九年依斟鄩在二十六年澆滅斟灌之後則此處本文焉得云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乎案經世有此語而路史亦云羿逐之播於商邱依斟灌斟鄩氏注謂汲家古文相居斟灌蓋羅氏類敘之詞且誤讀水經巨洋水注云夏相徙商邱依同姓之諸侯於斟灌斟鄩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故以依二斟之文連及於播商邱之下閱者不察遂謂紀年一作如此云云也不知依邳侯在最先而羿之偪尤未甚也繼為浞

偪遂居斟灌斟灌既滅乃依斟鄩案其情實如此而吳仁傑乃以二斟爲卽允征之羲和豈不寃哉

孫之騄曰路史伾邳也今淮陽治下邳城郭子章郡縣釋名曰南直邳州本夏邳國秦置下邳縣東漢爲下邳國晉宋梁爲下邳郡後周改邳州一統志古下邳城在邳州治東魏武征呂布於下邳決泗水以灌其城卽此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鄭樵云仲虺居在薛魯奚仲遷邳後以邳爲薛妄

統箋案外紀相爲羿所逐失國居商邱本此王伯厚

地里通釋以相居商邱爲相居帝邱之誤非是蓋相先居商邱卽位後十五年始徙帝邱也襄九年傳薛宰曰吾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杜注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謂之下邳蓋太康畋于洛表邳侯世掌車服自必從之至此凡十一年相在商邱與邳近其依于邳侯理或然也

衡案出居之文與遷于某某者有别遷者自此而之彼之詞其權操之於已者也出居者不得不自此而

之彼之辭其權操之於人者也蓋羿之惡與懿操似故當其迎立仲康以竊擁戴之名其實欲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旣以仲康英敏內有允侯爲佐外有昆吾爲輔不敢顯然倡亂故外示順從以觀其釁而帝亦優容之與其激而生變不如陰制其柄而使之漸歸消滅也奈志未就而身已隕而羿于是乎不可復遏矣相豈能安然于斟鄩乎故出依邳侯以避禍也今依竹書前後較之太康卽位居斟鄩蓋自冀而遷也以畋河洛而羿遂入居之四年帝陟而羿迎立仲康

仍居斟鄩又七年帝陟而相出居商邱羿遂自立因夏民而代夏政其時羿又返居窮石窮石即有窮羿之本國也故浞得殺之于窮門自是浞遂居有窮而相又自商邱遷于斟灌既斟灌滅而帝無恙者則此時又入居斟鄩可知及至斟鄩滅而相爲孤注矣故踰年而被害

竹書紀年集證卷九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

江都陳逢衡學

帝相

帝相

史記夏本紀帝仲康崩子帝相立

路史帝相一曰相安

元年戊戌

前編乙亥后相元歲

帝卽位居商

鄭環曰案依邳侯故即位于商邱葢相土立之漢儒謂相亦羿所立劉道原謂相爲羿所逐旣逐之何又立之且逐與立之權果皆羿操之何不遂簒弑而聽其居商邱耶商邱之出以去羿較遠而相土可恃且與邳侯昆吾密邇耳

征淮夷

孫之騄曰淮夷嬴姓葢非一周武所伐其一也路史相安遻蠕而佳兵征淮畎謂淮夷畎夷也羿本以猥才貪於祿位逐相而後不復意于神器故相得以安

興征役

統箋案淮夷謂淮上之夷也昭四年傳曰商有徐奄杜注徐即淮夷非也魯頌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是淮夷與徐爲二昭四年徐子淮夷會申楚執徐子秋楚子淮夷伐吳是會申時有淮夷有徐伐吳時旣執徐子又有淮夷明矣又案世本云淮夷嬴姓此杜氏所由誤也

二年征風夷夷舊訛及黃夷

孫之騄曰山堂考索云白畎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

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

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胡景孟曰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紀年曰后相卽位征

黃夷無風及二字文所引紀年帝皆作后於義爲優

七年于夷來賓

鄭環曰案三征而于夷來商頌所謂海外有截蓋皆

商侯相土之功而昆吾邳侯二斟亦與有力焉

韓怡曰于夷卽禹貢嵎夷也

衡案後漢書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

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今据紀年相元年所
征者爲淮夷七年來賓者爲于夷與後漢異
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左傳襄四年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
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
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
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

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路史相紀八年寒浞殺羿太康後事惟屈原敘之甚詳與內傳之說相表裏內傳謂羿方夏之衰代夏政八年而遇烹得其實記錄咸云相十四年方爲羿逐蓋誤○夷羿傳夷羿有窮氏窮國之侯也偃姓左臂修而善射太康之立滔滛亡度迷畋有洛之表夷羿于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距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羲和忱湎于酒叛官離次王命胤侯征之羿遂隱慝及相之立爰

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于窮石滅樂正
后夔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黰髮可監夔納
之是爲元妻生伯封貪惏忿纇實有豕心人謂封豕
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即封豨史傳堯有封豨羿射之于桑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夫封狐天問云馮珧利厥封豨是射說者俱以爲豚豬豕爲[illegible]理羿于是益恃
射不修民事忘其國卹而蔽于從禽用不恢于夏家
武羅伯因熊髡尨圉皆賢臣也乃弃之而信伯明氏
之讒子寒浞又以罷門是子爲受敎之臣[illegible]晉狐父[illegible]羿傳
逢蒙論衡作罷門是子即逢門也孟子作逢蒙或作蠭門蠭蒙同浞乃烝取羿室

狐爰謀殺羿純狐羿妻名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之傳言羿[illegible][illegible]者字也竊藥奔月之說特假類之言爾八年將歸自畋羆門取桃棓殺之○國名紀寒浞國邑樂史云伯明氏[illegible]立本國世本云邳姓今濰之北海東二十三有[illegible]亭非晉寒過夏之國即有過括地志云猗姓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有過氏

孫之騤曰賈逵曰羿之先祖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夏時諸侯有窮之君也史記正義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

氏所遷也淮南子羿死于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又云羿死挑部不給射注云挑部地名羿爲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

統箋案晉志濟南平壽縣古寒國寒浞封此古今人表作韓浞

九年相居于斟灌

原註斟灌之墟是爲帝邱此條舊在二十八年下今移置此

水經巨洋水注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縣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據

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漑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在斟灌東薛瓚漢書集註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徯于河汭此即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尋也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也又云夏相徙商邱依同姓之

諸侯於斟灌斟鄩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
斟鄩明斟斟鄩非一居矣
路史國名紀灌斟姓傳謂斟灌今兖之壽光東南有
斟灌城灌亭故淳于也
衡案春秋書居于鄆者四書公在乾侯者三綱目書
帝在均州者一帝在房州者十有一 老子曰魚不可
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旨哉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昔顓頊自窮桑

徙此號曰商邱或謂之帝邱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

孫之縣曰契始封商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五行志相土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括地志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即商邱也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寰宇記即相土居

統箋案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治天下天下既定而猶立司馬之官四邑為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爲乘馬之法此當是相土所作乘馬遺制故商人因之而立司馬之官以相土在夏爲司馬也若易繫服牛乘馬其來已久不始於相土矣世本黃帝之臣胲作服牛相土作駕馬則古時有相土作駕馬非夏后時相土也商邱當爲帝邱葢因前有商邱而誤也世本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邱左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

杜預曰宋商商邱三名一地一統志商邱在歸德府城西南三里高百尺一名閼伯臺則商即商邱也安得又從商而遂遷商邱乎其云遂遷者蓋以相土作乘馬以兵車衞相遂遷帝邱如詩所謂載輯干戈爰方啓行者非以相土作乘馬而自遷帝邱也漢志東郡濮陽故帝邱左傳衞遷于帝邱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注相居帝邱今濮陽唐高宗封泰山次濮陽問此爲帝邱何也許敬宗曰昔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春秋時衞成公自楚邱

徙此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

帝邱時后相自斟灌遷此則當爲帝邱無疑

衛冢遷於商邱指相土非謂帝相也如謂是帝相居

此則澆于滅二斟之後未聞滅商邱也何得即便弒

帝況且有相土衛之豈聽其弒帝而不一顧耶而統

箋乃云是帝相遷此非相土則于本文遂字又何解

乎遂者繼事之詞也蓋因作乘馬而遂遷也世本云

昭明居砥石而相土則其子也父居砥石子遷商邱

爲商代發祥之始揆其理是帝相于仲康七年出居

于此後以寒浞殺羿耽耽焉有虎視之勢遂居于斟灌而以其地命相土居之封爲商侯猶周室東遷而以岐豐之地賜秦是也統箋以商邱當爲帝邱誤帝邱爲顓頊之虛在衛商邱爲閼伯之居在宋何得牽合皆由不細玩本文及前後事勢故錯戾如此孫之騄謂契始封商亦誤案商在有虞之世以封帝子均不得又分其地以封契也且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如謂契旣已封商則其子孫當世守其地何以夏相七年出居于此不曰依商侯而曰依邳侯耶且于此不曰

復歸于商邱而曰遂遷于商邱耶葢契居蕃昭明居
砥石至相土始遷商命為商侯此其明證詩元鳥降
而生商亦以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非
必定謂契始封商也又案長發云相土烈烈海外有
截何楷謂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卽
此詩所詠乘馬卽甸賦也

二十年寒浞滅戈

路史國名紀戈斟姓是為斟戈左氏世本皆以為卽
斟灌氏非案宋鄭閒六邑有戈錫○五斟本出巳姓

五斟謂斟灌尋介戈形聲轉繆而遂爲姒故史記以斟戈尋爲夏禹後非也賈逵更以之爲曹姓蓋因史伯之言失之

統箋案太史公曰禹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戈氏戈本夏同姓路史以戈爲己姓非也哀十二年傳鄭人城嵒戈錫杜氏曰戈在宋鄭之間括地志浞旣滅戈因遂封豷于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統箋案襄四年傳魏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京

相璠曰故斟尋國西北去灌亭九里是斟尋雖在河南亦嘗與斟灌相依共事故后相依斟灌以居也時帝相居斟灌十八年至是澆用師滅斟灌者蓋弑帝相之漸也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三墳補逸論語奡盪舟即此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爲陸地行舟可笑

統箋案澆論語作奡奡盪舟蓋謂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而覆其舟也先儒皆謂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謬矣

又按山海經濰水出瑯邪箕縣屋箕山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海尋伐斟尋戰于是水而覆其舟淮南子濰水出覆舟山葢因是以立名也今本作覈舟覈乃覆譌

衡案楚辭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朱註湯字葢康之誤謂少康也蔣驥曰竹書相二十七年澆及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言康始爲一旅之主今欲易而爲王何以厚集其衆乎斟尋之國久已覆滅何以能取其衆而用之乎此是正解

而吳仁傑乃云桀居斟鄩爲商人所取直以爲湯伐

桀事誤洪慶善曰取斟鄩者乃有鬲澆云有鬲亦誤

至王逸注云少康滅斟鄩奄若覆舟眞信口亂道矣

夫少康方收二斟之餘燼以伐浞焉得反滅斟鄩氏

乎艮由不見竹書故貽誤如此澆一作奡論語之奡

盪舟卽此事後爲少康所殺故云俱不得其死然先

儒以陸地行舟釋此葢其誤自尙書罔水行舟來書

益稷無若丹朱傲陸德明音義云傲又作奡與丹朱

爲二人是陸地行舟乃堯時之奡而論語盪舟乃倚

書覆舟之澆也陔餘叢考謂俱指堯時之羿羿暴言以殺于逢蒙死于桃棓各一羿誤矣羅氏及見紀年而路史乃云澆惟恃力盪舟走陸豈非奪於舊聞轉相迷惑歟顧寧人謂天問之覆舟即紀年之覆舟信不誣也而世方以先生信竹書為非豈不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

路史帝相紀八年寒浞殺羿又二十有二歲猗[illegible]滅二斟而弒帝寒浞自立馬總虞世南皆云羿弒后相非也晁公邁曰相二十八年羿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鮮

廷之政類皆苟且姑息之爲以故豺狼梟獍跳梁跋

扈乘間並起而不可繫止予讀嗣征見仲康之能以

威勝愛而相遂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權

之失得社稷存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

付之舜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帝之末不征三苗而

付之禹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兹豈陋儒之所知哉向

若后相綜覈名實畜其威武權而用之則仲康之業

何至是而覆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

長拊膺歟

衡案此弑帝于斟鄩非弑帝于帝邱也前編誤

后緡歸于有仍

原註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孫之騄曰緡季蹇國今濟之金鄉有古緡城鄒衍云

予登緡城以望宋都后緡國也有仍太昊後索隱曰

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

統箋案賈逵曰有仍后緡之國緡有仍之姓古今人

表作有扔

伯靡出奔鬲

原註伯靡奔有鬲氏統箋案杜預曰今平原鬲縣括地志故鬲縣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

國名紀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後有鬲氏今德之安德西北有故鬲城即有鬲漢之鬲縣應氏以爲偃姓皋後酈氏以爲有窮后國俱非

統箋案杜預曰靡夏遺臣事羿者皇甫謐曰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今据竹書帝相入年寒浞殺羿至二十八年帝相被弒羿死二十一年矣而伯靡始奔有鬲靡豈因羿死而始奔乎安見其

爲夏臣事羿者蓋靡乃夏之遺臣韜晦以事帝相者故相弑而遂奔有鬲耳

四書釋地或難余子向從金仁山謂窮石不知所在以意度當必近於夏都安邑方及代夏政今酈注河水條云平原郡鬲縣有鬲津河道元曰故有窮后國也現載之而子弗及非一大漏失與余曰否酈注有可從有不可從此則不可從者案左氏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國鬲縣是司馬彪曰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康應劭曰鬲偃姓

吿祭後也然則此地當后相八歲寒浞殺羿靡來奔時正爲臯陶之孫有鬲氏國豈得羿舊國于此使非鬲君忠於夏安敢納夏之遺臣乎抑非鬲君與靡協力同心靡安能自其國遽收斟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乎善乎張宣公曰若靡者可謂忠之盛矣余則謂若鬲君者盍可謂忠之盛矣亟須表著之以爲萬世人臣之標準靡也鬲君也有仍與虞思及夏衆也皆大有功於祀夏配天復禹之績者也

衡案閻氏辯窮石非鬲甚覈然謂后相八歲寒浞殺

羿靡來奔尚誤竹書在后相二十八年被弒之後水經注多引紀年而巨洋水注亦云靡事羿豈未細閱靡出奔鬲在浞殺帝之後耶鄭全謝山云夷羿雖簒帝相仍居商邱浞簒羿又二十年始弒相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竹書此條較左氏爲覈以其情事當如此也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尚得爲忠乎此論與閻氏相印合可以證古說之誤

夏世子少康生原註丙寅年

原註明年后緡生少康統箋案附注稱明年以羿浞不當紀年故承上帝相二十

八年乙丑浞使其子澆弒帝明年丙寅而少康生也 既長爲仍牧正 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 惎澆能戒之

左傳哀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前編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

少康自有仍奔虞 原註乙酉年

原註澆使椒求之 林堯臣曰椒澆臣 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

綸統箋案杜預曰思有虞君也姚虞姓史記吳太伯世家伍員曰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不以虞思爲虞君之名與此異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見哀元年左傳

水經注涑水又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者也

日知錄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濰縣而相遂滅乃處澆於過今掖縣以制

東方處豷於戈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

孫之騄曰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爲氏今河東太陽西山上虞城是也虞公爵虞思國少康所依商均後宋之虞城漢梁國虞縣陝之平陸吳山有故虞城虞并虞城在平陸東北六十里本帝舜之後國所謂

西虞

衞棻前編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今据

紀年丙寅至乙酉二十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

過殺澆原註甲辰年

易林井之无妄少康興起誅澆復祖微滅復明宮祀

大禹

水經巨洋水注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

于鬲氏今鬲縣也收斟灌鄩二國之餘燼殺寒浞而

立少康有窮遂亡

路史國名紀女女艾國汝也商有女鳩今之臨汝一云晉之汝濆本陸渾地晉取之集韻如音如譌

衡案前編壬午四十年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今据紀年乙酉至甲辰凡二十年計少康之生近四十矣猶稱世子少康越明年乙巳始殺寒浞至丙午始即帝位則謂此時伯靡立少康者誤也

伯子杼帥師滅戈

統箋案襄四年傳曰后杼滅豷于戈稱后杼者蓋伯
子杼也哀元年傳曰使季杼誘豷杜注豷澆弟也季
杼少康子后杼也今據竹書伯子杼蓋后杼也其帥
師滅戈先使其弟季杼誘之耳時少康二子伯與季
並名杼杜云季杼卽后杼非也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原註乙巳年○統箋按巳上繫年者皆紀年之本文也少康丙寅生乙酉奔虞年二十甲辰殺澆年三十九乙巳歸于夏邑年四十通典宋州虞城縣有綸城卽少康邑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也方輿紀勝少康中興復還安邑今平陽府解州安邑縣

原註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

浞恃澆告康娛曰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强圉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共舍而宿天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注曰女歧澆嫂也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澆旣多力又善走走一本作害孫本紀箋作告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自純狐以下至此事詳天問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聞之立爲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哀元年傳伍員曰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衡案諸侯聞之徐本作諸侯如聞之注云如當作始蓋少康復歸夏邑皆

少康父子及伯靡二斟之所經營而諸侯不與故至是始聞之也范本孫本俱作始聞之韓本趙本同

路史寒浞傳浞任詐僞而不德于民弑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有三年爲伯靡所殺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浞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歷云浞四十年其說爲近續漢書羿浞篡夏數十年泛言之而通歷等云浞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晁紀年云十年紀運圖云三十年其謬甚矣夫浞之殺羿因其室而生澆澆長殺相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遠事而後誘殪滅浞以中與非數十年可知夏本紀言相崩子少康立益疏○國名紀綸少康居虞邑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有綸城秦楚鄭圖綸氏者山海經狂水逕綸氏城注

在陽城然漢綸氏故城在今登封西南盟會圖疏云虞邑在洛之嵩陽漢綸縣屬潁川十道志臨武縣夏之綸邑魏孝文于綸氏置潁陽縣故寰宇記潁陽夏之綸邑博物志以汾陰爲古綸今汾陰

北九汾陰城

三墳補逸案少康靡鬲經營恢復之迹不可考矣據左氏能布其德以兆其謀則夬匪用譎行險之謂也紀年明書伯靡帥二斟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皆聲罪致討正正之師而沈註牽合離騷以澆淫于嫂而艾襲之誤斷女歧之

首乃因田獵俾以犬噬澆夫澆既父子竊國必所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下里自同細人且既女岐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捐生一犬耶此其說皆一無足信幸竹書明證在焉據以破之可也而顧引此以釋竹書胡其戾耶○史書佔俾自古中興之烈亡大於夏少康者粵自羿浞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窮阨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爲布德兆謀益將靡所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

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于夷羿寒浞篡於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浞與過澆豷力相貧滅斟弑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元之禍弗啻十倍豈一剌容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茀言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蓋齊東里

社鬼巫墟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辨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同孟嘗郭解之傳余不得不辨之

繹史羿浞之亂史不具載故少康之中興夏紀泯闕猶幸傳記所稱可得而述焉太康之失國或曰元年或曰十有九年五子作歌唯哀宗社之不保痛故府之淪亡歸責於君而無忿羿之辭者以爲棄國違民亂由上作於羿何尤是可謂忠厚和平怨而不怒者

哉舊都雖失天命未改自河以南猶夏之天下也故
太康越在南服尚能立國斟鄩以傳仲康仲康即五
子之一也向者追述祖訓引君罪已是宜爲君哉書
稱肇位四海則自冀方一區外靡不來享來王矣允
侯命掌六師則八柄九伐鮮不操自一人矣羲和顛
覆沈湎放羿之德以爲德棄司脅從乘羿之亂以爲
亂且國遷以來王命所壅止有羿耳羲和守天官而
廢時棄職將令正朔不須于天子諸侯不稟於王朝
失統亂紀端自此始故出師致討必明正其罪而保

邑拒命猶其細焉者矣羿未可驟圖先圖其類羿者
自此威克允濟元老壯猷功業未可量也享年不永
志弗克終帝相嗣之亦能討伐畎夷七年致其來賓
然有窮內亂未聞過而問焉豈其師老外攘東略則
西否而治羿反疎乎寒浞奮其詐力二子濟惡于是
滅二斟弑帝相夏后之統至是中絕焉少康以先君
遺腹之子在襁褓之中有夏孤臣靡託身於鬲盖未
嘗一日忘夏也經營謀慮以至四十年之久終能滅
賊立君復禹之績歷艱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悔誠

有夏之貞臣矣而少康適當元凶竊國澆殪彊梁之
日乃能戒備奔逃保身除害依帝舜之哲嗣一成一
旅卒用以興豈非間出之英辟哉後世若安史之亂
亂唐帝猶存新莽之移祚漢宗尚盛未有年歷四紀
社稷爲墟一君一臣崎嶇險阻之間以開創爲中興
如是其光顯也離騷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
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虞人之箴曰
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此羿之
所以亡也離騷又曰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

忍曰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此浞之所以敗

也彼二凶以淫欲絕世少康以困窮復國不有廢也

其何以興有伯靡以爲臣有季杼以爲子有仍鬲斟

虞先後以爲輔佐撫黎賢于播越收餘燼之旣亡禹

之明德遠矣夏后之澤未宜殄滅然岌岌乎絕而後

續顛而後起少康之功業所由不可及哉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終